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庭长夫人 (一)



【西班牙】克拉林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一)

(西班牙)克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一)

(西班牙)克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克拉林(1852—1901),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1852年4月25日生于萨莫拉,祖籍是西班牙奥维多。1869年,他进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校期间,曾参加旨在推翻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革命,并成为共和主义者。1871年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1878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其中就有被称为西

班牙“巴尔扎克”的贝尼托·佩莱斯·加尔杜斯。同时，他为《视唱》杂志写文章，并首次使用“克拉林”(号角)这个笔名。他在杂志上撰文宣扬共和主义，反对封建王朝复辟，因此触怒了当局，尽管他在为获得萨拉曼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考试中成绩优异，但仍然未被录用。1883年他回到奥维多大学，担任该校罗马法教授。同年他开始创作《庭长夫人》，小说于1884年完稿，1885年出版。1891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通过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鞭挞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保守势力。

克拉林也是西班牙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再见，小羊羔！》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有名的一篇，叙述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为了还债，不得不出卖心爱的名叫“小羊羔”的母牛的故事，充满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庭长夫人》是克拉林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荒淫、官僚政客的堕落和宗教神职人员的虚伪，并对十九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和习俗作了真实的描绘，是一部了解当时西班牙历史的生动的教科书。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1
第三章	81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47
第六章.....	200
第七章.....	236
第八章.....	265

第一章

英雄的城市正在午休。湿热的南风轻拂着，将天空中的朵朵白云吹散，使之飘向北方。街道上听不到人声，只有尘土、破布、纸屑和各种废弃物被风卷起发出的唿唿声。它们被风从这条街吹到那条街，从这边人行道吹到那边人行道，从这边街角吹到那边街角，就像在无形的气流吹拂下的一群群蝴蝶，时而聚合在一起，时而四散分开。犹如一群流氓泼皮，这些城市垃圾，这些废物一会儿聚成一团，一会儿仿佛睡着了一样安静地待着，随后又猛地跳起来，好像受了惊吓一般四处奔逃，有的顺着墙根一直爬到了摇晃不定的路灯的玻璃罩上，有的跳到胡乱粘贴在街角的海报上，有的羽毛一直被吹到了三层楼高，有的细沙粒镶进橱窗玻璃边的铅皮缝里，在那儿可能要待上数天，甚至数年。

斐都斯塔这座极其高雅、优美的城市古时曾做过首都。吃飽了砂锅杂烩的斐都斯塔人这时正在消食，他们在梦中聆听着从圣巴西里卡教堂那高耸的塔楼里传来的单调而熟



悉的祈祷钟声。教堂的塔楼犹如一首用石头砌成的浪漫主义诗歌——一首精美的赞美诗，线条柔和美丽，那是一座十六世纪哥特式的建筑（尽管在十六世纪前已开始建造）。建筑师出于天生的谨慎，使这座建筑并不显得那么夸张和俗气。这座直插蓝天的石头建筑人们就是看上几个小时也不会感到厌倦。它不像有些塔楼那样顶部过于尖细，细得就像那些为了使自己显得苗条而将紧身胸衣束得过紧的俗不可耐的年轻女子。它非常牢固，却又异常雅致，底层像一座坚固的城堡，二层是有精美护栏的回廊，塔楼顶部呈金字塔形，造型别致，举世无双。一棵棵常春藤像一束束肌肉和一条条青筋缠绕在石墙上，一直往上攀升，像玩杂技一样，在空中保持着平衡。此外，在这座塔楼大理石的塔尖上，仿佛受到磁力的吸引，像竖蜻蜓一般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金黄色钢球，大球上还有一个小球，小球上竖着一个铁十字架，顶上是一枚避雷针。

每逢重要的节日庆典，市政厅便命人在塔楼上张灯结彩，于是，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庞然大物在黑夜里便非常醒目。只是这么一装饰，这座建筑物的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香槟酒瓶，失去了它原来那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洒脱。观赏塔楼最好选个月夜，这时，天空明净，繁星点点，仿佛替塔楼套上光环。在明暗相间的夜色里，塔楼就像一个巨人，

俯瞰着在它脚下沉睡着的那座黑魑魑的小城。

“俾斯麦”^①是斐都斯塔有名的泼皮，他的伙伴们为什么给他取了这样一个雅号，谁也不知其原因。他这时正紧紧地抓住敲钟的绳，这根旧粗绳系在沃伯大钟的巨大的钟舌上。这口巨钟是用来召唤那些参加教士会的德高望重、享有特权的资深教士来做祷告的。

“俾斯麦”是个马车夫，也就是斐都斯塔人说的“掌鞭子的”，可是，他特别喜爱打钟。塞莱多尼奥是在教堂里负责打钟的侍僧（其实他也不是专职打钟人）。得到他的同意后，这个有名的掌鞭老把式过了几天打钟的瘾，他将那些正在美滋滋地睡午觉的道貌岸然的教士会的成员们唤醒，让他们去教堂唱经、做祷告，以履行其特有的职责。

马车夫生性快活，平时爱逗爱闹，调皮捣蛋，但打起钟来，却像个虔诚的僧侣一样严肃认真。每次祈祷的时间一到，他就感到自己肩负庄严的使命，责任重大。

塞莱多尼奥身穿一件又脏又破的黑色长袍，束着腰带。这时他正斜坐在一扇窗台上，身子探出窗外，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嘴里唠唠叨叨地说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有时，他还会朝从广场上走过的在他看来像小老鼠一样不起眼的

^① 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的名字。



行人扔石头。

“你瞧，切利巴来了，他说他比我还行！”侍僧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随即将半个已发霉的烤土豆朝街上的一个教士扔去，当然，他知道肯定扔不到那个教士的身上。

“怎么会呢？”“俾斯麦”回答说。在钟楼里他总是巴结塞莱多尼奥，但到了外面便常常对他拳打脚踢，还不止一次地从他身上抢走钥匙，爬上钟楼打钟。“除了我，你比哪个马车夫都行。”

“那是因为你会使绊子，再说，你个儿也比我大。瞧，小伙子，讲经师来了。”

“从你那儿你就能认出他来？”

“当然能喽，傻瓜。瞧他走路时晃动斗篷的样子我就认出他了。你上这儿来，没有见到他走路时斗篷前后晃动的样子吗？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受俸牧师库斯托蒂奥先生那天对打钟人堂佩德罗说：‘这个堂费尔明呀，简直比上了绞架的堂罗德里戈^①还神气呢。’堂佩德罗听了，哈哈大笑。等堂费尔明从他们身边走过，受俸牧师又说：‘好小子，瞧他那样子，一眼看出脸上擦了脂粉！’他竟然还在脸上涂脂抹

① 西班牙西哥特族统治时期的末代国王。公元七一一年阿拉伯人入侵后，被赶下台。

粉，你看有意思吧？”

“俾斯麦”不相信他会擦胭脂。他认为，是堂库斯托蒂奥心怀嫉妒才这么说的。如果他“俾斯麦”也是个教士，是个头面人物（他认为讲经师是个头面人物），而不是个有一个从火柴盒商标上得来的外号的马车夫，他一定比现在神气得多。即使他是个真正的打钟人，就像堂佩德罗那样，哼，那他除了主教和邮差的领班罗克先生外，对谁也不说话！

“你这小子真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受俸牧师说过，教堂里的人一定要非常谦恭，甚至要低声下气，有人伸手打你一个耳光，你也不能发火。你不相信吗？教皇就是一个例证。他叫什么来着……对了，他好像叫万仆之仆呢。”

“这只是说说而已，”“俾斯麦”反驳说，“其实，教皇的权力比国王还大呢。我见到过教皇的一幅画像，非常大。他坐在像扶手椅一样的马车里，拉车的不是骡子，而是几个卡洛斯的党羽^①（“俾斯麦”对神父们的称呼）。他们就像剧院里演戏一样，拿一把雨伞驱赶蚊子……这些我全知道！”

争论越来越激烈。塞莱多尼奥竭力为教会固有的习俗进行辩护，而“俾斯麦”却大谈教会里的人如何神气。塞莱

① 指十九世纪西班牙卡洛斯战争中支持卡洛斯的人。



多尼奥吓唬临时打钟人,说要取消他打钟的资格,马车夫则向他暗示,下了钟楼后,准要揍他几个耳光。这时,大教堂顶楼的钟声响了,他们便停止了争论。

“赞祷^①时间到了,”塞莱多尼奥大声说,“快打钟呀,是时候了。”

“俾斯麦”抓紧钟绳,巨大的钟舌有力地撞击着金属大钟。

空气在颤动,马车夫紧闭着双眼。塞莱多尼奥则摆出凝重的神情,仿佛置身于西班牙里之外,聆听着那一声声沉重有力的钟声。在风的带动下,声波越过斐都斯塔上空,传向附近的山岭和远方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

秋天来临,草原恢复了生机,九月的最后几场秋雨后,牧草茁壮成长,到处一片葱绿。栗树园、橡树林和苹果园正从广阔的谷地向山腰延伸,那浓重的色调在草原和玉米地上显得异常醒目。在绿色的原野上,为数不多的麦田里小麦一片金黄。一座座白色的农舍和几间乡村别墅,散在山谷和山岭里,像一面面镜子一样反射着阳光。山下一片葱绿,到了山上绿色便渐渐消退,仿佛那山腰和山巅都让无形云朵的阴影遮住了似的。和山谷里的草木相比,山上的草

① 早祷和展祷之间的一次祷告。

木长得缺乏生气,品种也少,不少地方还裸露出暗红色的光秃秃的土地。山岭在西北方,南方是一马平川,一览无遗,直到远处才见到远脱的山影。在北方,远处的弓形地平线后,大海依稀可见。晴朗的天空中,一朵朵淡黄色的薄云像一艘艘船只一般在空中游弋。月亮时隐时现,它常常在最轻薄的云朵间露脸。

在市郊,土地经过不断耕耘、灌溉和施肥,变得很肥沃,作物品种繁多,谁也说不清土地上有多少种不同的作物。

有人上楼来了。两个年轻人你看着我,我瞧着你,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是谁呢?

“是切利巴吧?”塞莱多尼奥又生气又害怕地问道。

“不会的,准是个神父,你没有听到斗篷擦地的声音吗?”

“俾斯麦”说得对。斗篷擦地发出的声音让他们听了立即停止交谈。斗篷出现了,正是堂费尔明·德·帕斯,他是圣天主教堂的讲经师,也是教区的法官^①。马车夫吓得瑟瑟发抖,想道:他是来接我们的吧?

他没有理由挨揍,但这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马车夫无缘无故地遭到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在“俾斯麦”的眼中,

^① 由主教任命。



所有权贵都会滥用权势，打人骂人，而堂费尔明是个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不想去讨论这种特权是不是合法。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见到这些大人物就溜之大吉。在这些大人物中，有教堂的神职人员和警察。他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并竭力避免由于没有遵守这个原则而招来的麻烦。他自己如果是个大人物，比如是市长、教士、安装自来水管道的工人、植物园的管理员、楼房的管理员或巡夜人等，总之，只要是稍微高人一等的人，他一定也会那么干的。就是说，他也会大打出手的。可惜，他“俾斯麦”只不过是辆马车夫，因此，他心里明白，见了斐都斯塔的大人物，他还是退避三舍为妙。

可是，这次他却无路可逃了。他要么跳出窗口，要么等待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楼梯口已被讲经师堵住了。“俾斯麦”别无选择，只好将身躯缩成一团，躲在吊在一根横梁上的沃伯大钟的后面，等着挨打了。

塞莱多尼奥对讲经师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他记得曾多次见到讲经师先生在下午祈祷前后走上塔楼。

这位道貌岸然的老爷上塔楼来干什么呢？马车夫睁大眼睛瞧着侍僧，他的眼神里似乎含有这样的疑问。塞莱多尼奥心里明白，但他就是不说，只冷笑了一声。见他朋友急成那样，他反而高兴。

刚才还自鸣得意的小侍僧突然变得低三下四，脸上也

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塞莱多尼奥虽然只有十二三岁，却已学会根据需要随时改变他那张扁平脸上的表情的本领。他的眼睛很大，眼珠子呈栗色，混浊不清。每当这小子自以为是个神职人员时，便装模作样地骨碌碌地转动着双眼，模仿着他认识并有过接触的许许多多神父和善男信女的样子。

然而，这么一来，他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轻浮、恬不知耻的眼神，就像站在街边的娼妓，她们就凭这种眼神招揽顾客，以至连警察都不要求她们履行维护公共道德的义务。他嘴里的牙齿掉得稀稀拉拉，嘴巴一张大，更显出他眼神的轻浮和无耻。每当他露出低三下四的神情时，塞莱多尼奥这个原本还能说得过去的丑八怪就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怪物。

就像他这个年龄的少女通过身体优美的曲线让人看到其性成熟一样，这个没有任何教职的侍僧，也让人从他身上看到他由于受到不良的教育，本性变得十分丑恶。他常常身穿沾满蜡烛油的法衣，学着主教的亲属堂阿纳克莱托那慢条斯理的样子（他认为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动作和姿态就像兵营里的随军妓女那样厚颜无耻。关于这个情况，天主教堂里一个叫“公鸽”的俗职办事员早有察觉（根据此人的职业，也有人给了他一个“打狗人”的译名）。